



刊发于《礼拜六》第 1 期的中国女文豪吕璧城君（左）和迭更司君小影（下），1914 年。



左为女新剧家钱天吾，《游戏杂志》，1915 年；上为女子新剧团演出广告，《申报》，1915 年 1 月 29 日。

（上接 11 版）

杂志相比《礼拜六》在栏目和内容方面大力刷新。如《民权素》有艺林、游记、诗话、说海、谈丛、谐藪、瀛闻、剧趣等栏目，具诗文综艺性质，基本上是文士们自我表现的园地。王钝根主办的《游戏杂志》已加强趣味，栏目设置与《民权素》相似。《礼拜六》则以短篇小说为主，创作与翻译并重，有文言也有白话，且价格便宜，每册一毛钱，《民权素》每册要卖到五毛。因此《礼拜六》一开张便轰动一时，销数据说达 2 万以上。

对于民初新媒体来说，王钝根的《出版赘言》是一篇重要文献。它突破了“文以载道”的传统观念，意味着知识分子自动放下身段使文学走向市民大众，此即为“通俗”之正解，同时与政治脱钩，能凸显文学自身的特性。我们知道，自晚清梁启超到五四一代无不强调通俗，却把大众看作落后的、有待改造的，因此力图把观点或思想强加在他们身上。王钝根则明

确其服务对象，以劝说的口吻推销《礼拜六》，把作者与读者看作是平等的、合作的关系。他说读小说比其他娱乐更有趣，诉诸大众的趣味和休闲，也是在提倡一种阅读的生活方式，其实在纪念“五九国耻”或宣扬“纯洁高尚”的爱情等方面都显出《礼拜六》的政治与道德倾向。

民初的杂志新潮形成竞争态势，优胜劣败，其中读者起了关键作用。其时南社同人纷纷创办文艺杂志，胡寄尘的《香艳小品》《白相朋友》，姚鹓雏的《七襄》《春声》等，撰稿者柳亚子、叶楚傖等都是南社名士，但这些杂志寿命都不长，多半与主打诗文有关。当然一份杂志的存亡取决于多种因素，除了内容、资金、读者之外，也与作者群等有关杂志自身的建制有关。《礼拜六》出满一百期而止，内容上紧贴都市日常生活固不消说，对于通俗文学新媒体的自身建设也起了标杆作用。例如从出版之始就明确规定稿酬等级与刊登广告的收费标准，

在发行过程中不断维护著作权与公平竞争，一直刊登《敬告抄袭家》之文指斥抄袭家为“蠹贼”，并鼓励读者揭发公之于众，或发表《抄袭家》之类的小说加以讽刺（14 期）。王钝根还想方设法为杂志自身品牌打广告，如不断登刊名流或读者对《礼拜六》的诗词品题，较为别致的是通过小说，如《杀脱头》说作者早晨醒来，听到街上传来阵阵怪声：“杀脱头！杀脱头！！快来看杀脱头！！！”接着他妻子进房，也在这么喊，怀里揣着一样东西，掉到他面前的原来是新出刊的《礼拜六》，于是作者大呼：“钝根作祟！”（3 期）实际上作者利用杂志英语 Saturday 和“礼拜六”的谐音写了这篇滑稽小说，广告中运用悬念与惊悚在当时是颇为先进的。

《礼拜六》刊登的图像多为照相，每期两或三页，不算多。富于意义的是刊登了大量世界著名作家的照片，从但丁、莎士比亚、伏尔泰到马克·吐温等，也有女作家。其中如安徒生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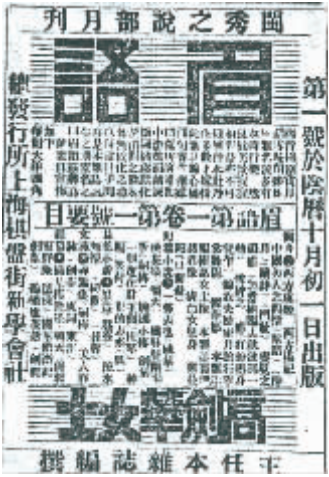
亮耳光拉开了妇女解放的大幕。由于《临时约法》没有赋予女子选举权，女子参政同盟会的领袖唐群英在南京参议院当面责问宋教仁，且怒掴其颊。史谦德（David Strand）在其近著《未完成的共和》（*An Unfinished Republic: Leading by Word and Deed in Modern China*）一书中认为这事件象征性地开启了一种“新型的政治”。的确首先是她们带来了新时期的希望和勇气，在给参议院的上书中宣称：“兹幸神州光复，专制变为共和。政治革命既举于前，社会革命将踵于后。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，必先求社会之平等，欲求社会之平等，必先求男女之平权。”（《妇女时报》1912 年 6 月）要求从“政治革命”转向“社会革命”即要求结束专制和革命而从事和平改良的建设，这不仅是女性、也是国民的心声。女子参政运动步履艰难，但男女平权观念深入人心，如杨尘因的 1916 年小说《新华春梦记》所描写，听说袁世凯要当皇帝，妇女们议论道：“咱们自从共和以后，虽然莫得着十二分的大好处，但是天天听着人说男女平权、男女平等的活儿，好像你们那些男子汉是要把咱们妇女看得重些。我们妇女中有那些聪明的，也就狠想拼命出头，求一个独立生活，仿佛自己也都以妾媵之辈自待了。”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1996，页 1009）从这里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可见一斑。

民初数年间女性报纸杂志空前繁盛，如《女子白话旬报》《神州女报》《妇女时报》《妇女杂志》《中华妇女界》《女子世界》《眉语》《莺花杂志》等，有的直接由女性主编。妇女参政运动得到《妇女时报》的大力支持，周瘦鹃的《泰晤士河畔女子要求参政之怒潮》一文翻译介绍了 20 世纪初由潘葛司（Emmeline Pankhurst，又译潘克斯特）所领导的英国女权运动，充满激情地说“今我国隆隆春雷，亦已发大声于海上。一般女子，渐有政治思想，印入脑海之中”。因此他把这篇文章介绍过来，为妇女参政运动摇旗呐喊，并希望她们要坚持斗争，“非盾于坚厚之实力不为功，其毋为欧西女子所笑也”。

尤其突出的是《眉语》杂志，其开张广告出现在 1914 年 11 月 14 日的《申报》上，由“高剑华女士”担任主编，宣称“本社乃集多数才媛辑此杂志，锦心绣口，句香意雅，虽曰荒唐演述，闺中游戏，而谏讽微讽，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，未始无感化之功也”。它以“游戏”、“消



高剑华与女性编辑们，《眉语》，1914 年。



《眉语》广告，《申报》，1914 年 11 月 14 日。



女编辑髮华室主，《香艳杂志》，1914 年。



女界伟人吴孟班，《香艳杂志》，1914 年。

新媒体背后的妇女解放

女性解放是文明程度的标志，而民国刚成立则以一记响

（下转 13 版）➡